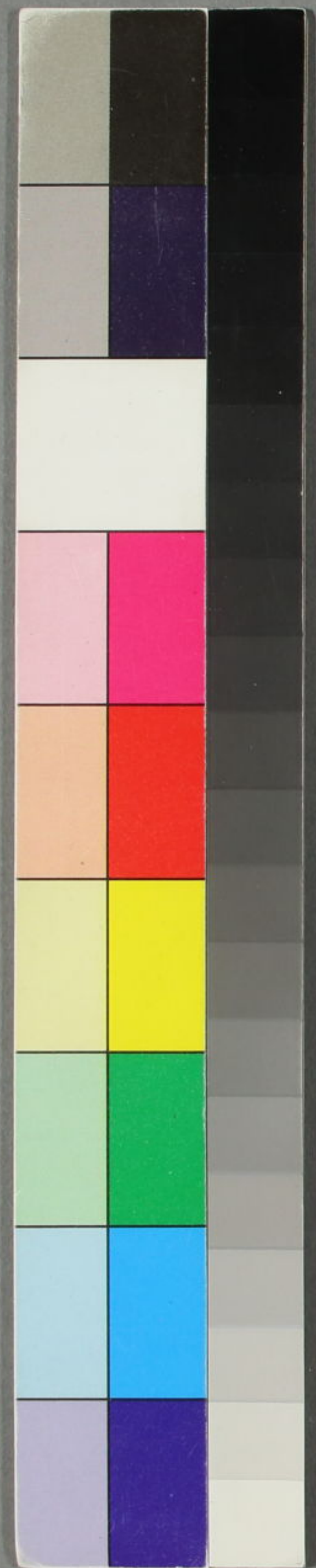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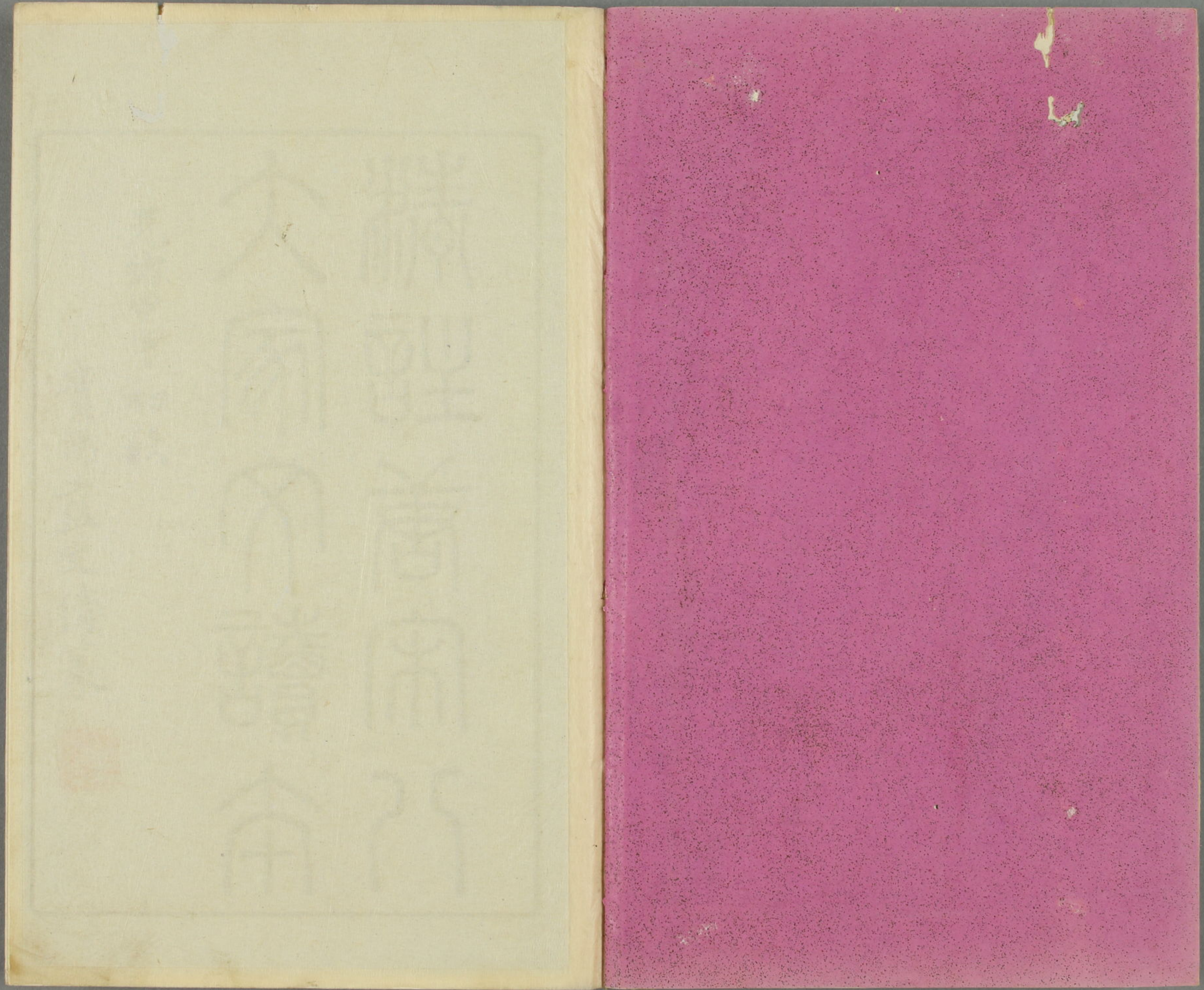


纂評  
精註唐宋八家文讀本  
第一冊





精聖善本  
大家文讀本

光緒甲申初秋

貴陽益文清篆



東京南鍋街  
鳳文館藏梓

# 序

有明茅鹿門選唐宋八大家哉  
朝儒者服為定論乾隆中沈文慤  
公又錄其尤若干首為別本評點以  
行由是韓柳歐曾蘇王文章衣被  
海內外同文如日本亦幾於家有其

書明治維新以前固視之絕重矣  
石川鴻齋自少至老篤好不厭嘗  
病八家盛名而注其文者自宋魏仲  
舉韓柳五百家外世不多見竭畢  
生精力集注斯編博觀而慎取章  
解而白釋務使八家趣旨怡然渙

然無復留滯書成益以高梅亭  
評語命曰八大家文精注實與文慤  
之書有相成無相鑿道之興廢各  
自有時天將不欲終喪斯文也吾  
於鴻齋是編卜之

大清光緒十年歲在甲申閏五月

使者黎庶昌序



唐文有韓柳宋文有歐蘇曾王朱子蓋  
嘗亟稱之嗣是古文選本如呂東萊之  
關鍵真西山之正宗樓迂齋之文訣謝  
疊山之規範率皆以諸家為準的而六  
諸家文為較多然未始有八家之名目  
八家專本行世蓋自歸安茅鹿門始也

國朝宜興儲同人長洲沈確士踵而集  
之蓋以八家者冠冕兩朝籠罩百子洵  
古文之極則制藝之淵源也余自春鈔  
刻三傳國語國策及史記兩漢事既竣  
次及唐宋如文苑英華文粹文鑑中不  
少傑作豈謂八家是盡唐宋哉然唐宋

首推八家前人論定彙萃成編三百年  
來無異議余亦何庸互置他詞獨是文  
章一道隨時遞降辭裁屢更誦讀之法  
與編次之體不同昔人言秦漢文法寬  
唐宋文法嚴又云秦漢文法微唐宋文  
法顯故初學經書既畢授以古文須先

從唐宋入手使有徑路可尋次及史漢  
層累而上蓋推本以求由左國史漢以  
下迄唐宋者窮源及流之道也送溯而  
往由唐宋以上至左國史漢者先河後  
海之義也是鈔採集較富體亦獨備如  
論辨記序碑銘等篇皆前鈔所缺無可

為有志古作者之助抑不獨為舉子業  
有益時文云爾也至諸家各樹一幟各  
有專長以及里爵出處另附於文右茲  
不具論

乾隆五十三年十月下浣和陽高塘



序

唐宋八家文始於茅氏鹿門。撰次後儲氏同人病其疎漏。因增益之。倍有加矣。予賦性謏陋。少時誦習。祇十之三四。年既長。亦嘗綜覽兩家。選本并八家全文。而精神貫注。仍在少時誦習者。既因門弟子請。出向時讀本。粗加點定。俾讀者視爲入門軌涂。志發軔也。或謂八家之文。果皆以言載道。有醇無駁者乎。應之曰。文之與道爲一者。理則天人性命。倫則君臣父子。治則禮樂刑政。欲稍增損而不得者。六經四子是也。後此宋五子庶能表章之餘。如賈董匡劉馬班。猶且醇駁相參。奈何於唐宋

八家。遽求其備乎。今就八家言之。固多因事立言。因文見道者。然如昌黎上書時相。不無踈急。柳州論封建。挾私意。窺測聖人。廬陵彈狄青。以過激沒其忠愛。老泉雜於霸術。東坡論用兵。穎濱論理財。前後發議。自相違背。而南豐半山於揚雄之仕莽。一以爲合於箕子之明夷。一以爲得乎聖人無可無不可之至意。此尤繆戾之顯然者。然則八家之文。亦醇駁參焉者也。或謂如子言。後之學者。唯應於宋五子。書是求。而迺問途於唐宋八家之文。則何也。應之曰。宋五子。書秋實也。唐宋八家之文。春華也。天下無鶩春華而棄秋實者。亦即無舍春華而

求秋實者。惟從事於韓柳以下之文。而熟復焉。而深造焉。將恠怪奇。奇渾涵變化。與夫紆餘深厚清峭。迺折悉融會於一心一手之間。以是上窺賈董匡劉馬班。幾可縱橫貫穿而摩其壘者。夫而後去華就實。歸根返約。宋五子之學行。且徐驅而輔其庭矣。若舍華就實。而徒敝敝焉。約取夫撲學之指歸。窮其流弊。恐有等於獸皮之鞞者。吾未見獸皮之鞞。或賢於虛車之飾者也。文刪存三十卷。鈎畫點讀。稍分眉目。初學者熟讀深思。有得於心。由此以覽茅氏儲氏所葺。并窺八家全文。更有曠然心目間者。治經義者。有得於此。治古文者。亦未必不有

得於此。外此。唐則有李習之。杜牧之。孫可之。宋則有李  
泰伯。司馬文正公。王梅溪。陳同甫。文信國。諸公文。俱當  
蒐討。畋漁者。學者尚究心焉。

乾隆十五年歲次庚午仲冬月

長洲後學沈德潛撰

凡例十則

一 昌黎出入孟子。陶鎔司馬子長。六朝後故為文字。中興維時。雄深  
雅健。力與之角。者柳州也。廬陵得力。昌黎上窺孟子。老泉之才。橫  
矯如龍蛇。東坡之才。大一瀉千里。純以氣勝。潁濱。淳。蓄淵涵。南豐  
深湛經術。又一變矣。要皆正人君子。維持文運。半山之文。純粹狠  
戾互見。芟而存之。勿以人廢言。可也。讀八家文。如見其學問心術。  
并其所際之時事。推論之方。不膚泛。

一 賦為古詩之流。主文譎諫。卒歸於正。然既為韻語。則與散體文自  
別。雖前人選本有采入者。茲仍舍旃。論體裁也。

一 是編為初學讀本。故槩從其簡。且半屬家塾中誦習者。第上書表  
奏劄子。學者他日拜獻之具。而碑版墓表墓誌特備。作史家蒐討

采擇者不可不講求於平日。故韓歐王蘇諸大篇。選擇增入志古者宜究心焉。

一文中事有關係者。每考諸史傳。旁及諸文籍記載。或錄為總評。或列於旁批。俾讀者兩相証印。亦尚友古人之一助焉。若裨官野乘。不敢泛入。

一文有評點。以清眉目。有勾乙截住。段落井然。然必窺其立言之意。與前後提掇照應。往來順逆。斷續離合。諸法。本文中固有者。一為指畫。非敢取古人之文。強就臆說也。且恐翫縷紛紜。轉歧學者心目。故語從其簡。

一前人評論。故宜采入。然必議論精當。有知人論世之識者。始搜擇之。無容誇多鬪靡也。至於徵引典故。語屬艱深。及關切時事。有待

考按者。亦注釋一二。若人人意中語。胥從闕如。

一文不嫌於熟。然太熟而薄。則不能味美於回。昌黎如與張僕射書。與李秀才書。送何堅序之類。廬陵如醉翁亭記。東坡如喜雨亭記之類。編中汰之。嫌其熟實嫌其薄也。若昌黎上于襄陽書。後二次上宰相書。與陳給事書。代張籍與李湘東書之類。此又因其摧挫浩然之氣。當分別觀之。

一字有四聲。初學誤讀者多矣。茲按其平上去入。加一小圈。閱時心目了然。然此為黃小計也。若大雅君子。亦何需乎此。

一八家文中相沿譌字。譌音。習而不察。如中興之誤。中興。蒼黃之誤。倉皇。疑丞之誤。凝丞。閣下之誤。閣下。孤負之誤。辜負。刺刺。不能休。誤為刺刺。汨汨。然來矣。誤為汨汨。如此之類。不可枚舉。

已於本文中更定注明。復滙錄於此。學者及求其元本。思之則爽然矣。

一是編爲少時所讀。隨手點定。共書二十四卷。雍正乙卯。攜之京師。又增八卷。評點略有更易。乾隆己未。復之京師。又刪去二卷。己巳歸吳。顧子祿百見之。謂是書簡而剛。可以問世。惜乎鋟版多費。未能也。與陸太守闇亭商之。闇亭捐貲。力任其事。十閱月告成。中間斟酌參訂。兩君爲將伯之助云。

八家之文。未見爲註解者。若韓柳二氏。僅有蔣氏註。然不得其詳。余課家塾。經史之外。獨以八家文。每講自註。以備記憶。固非示大方者。今應書肆之需。將上諸梓。因再搜討出處。聊補罅漏。

管窺之見。雖不能探古人蘊奧。其解字義。釋典故。自有證據。間有以私意省畧原文者。厭嵌註冗長也。

若評語有毀譽不同者。矛盾牴牾。動爲文壇爭資。且若邦人之評。多失其當者。實屬贅言。因刪之。但緊要之語。及如註本文者。間有載之。

八家之選。茅氏以來有數家。而諸評亦不尠。斯編專取鹿門同人。二田。西仲。及諸家佳評。頃又得高梅亭抄本。多摘收清人評。又詳旁註。所謂子母相應。膠漆相投者。有合而無離。且多說章句法。醒覺童蒙。莫若斯編。恨比沈選。逸十之三。他日若得佳評。將以補焉。

坊本多有異同。如韓柳。蔣氏舉諸說詳之。至沈氏之選。大率一

定尚不為無可疑者。因裒諸家考異。可證焉者。錄之。  
 若圈點諸家亦有異同。悉載之。殆填塞全文。故獨從沈氏之選。  
 評語或及數百言者。取緊要之語折斷之。古人有此例。如沈選  
 亦然。若其涉非毀者。或類議論者。除之。  
 若字音不遑載。反切間有艱澁難讀字。或傍以國字為音訓。  
 古人有斯選。固以文法為主。然不詳字義典故。則不能通文理。  
 苟不通文理。如沙彌朗讀般若。千百誦之。終不能解一語。故後  
 文法而先註解。若能明字義。審事實。章句之法。亦應悟了。

石川鴻齋識

纂評精註唐宋八大家文讀本目錄

韓愈退之

卷一

原道

原人

原毀

伯夷頌

讀荀子

雜說四

進學解

原性

原鬼

對禹問

師說

雜說一

獲麟解

愛直贈李君房別

卷二

論佛骨表

潮州刺史謝上表

為裴相公讓官表

論今年停舉選狀

復讐狀

禘祫議

爭臣論

諱辯

張中丞傳後序

釋言

卷三

上宰相書

應科目時與人書

上兵部李侍郎書

與少室李拾遺書

答元侍御書

與孟尚書書

與鄂州柳中丞書

再與鄂州柳中丞書

與孟東野書

上襄陽于相公書

與衛中行書

答崔立之書

與崔群書

答李翊書

答劉正夫書

答尉遲生書

答呂鑿山人書

與汝州盧郎中論薦侯喜狀

卷四

送鄭尚書序

送幽州李端公序

送水陸運使韓侍御歸洛所序

送殷員外序

送區冊序

送石處士序

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

送楊少尹序

送李愿歸盤谷序

送王墳序

送王秀才序

送許郢州序

贈崔復州序

送孟東野序

送董邵南序

送齊暉下第序

送浮屠文暢師序

送高閑上人序

送廖道士序

鄆州谿堂詩序

荆潭唱和詩序

卷五

河南府同官記

新修滕王閣記

燕喜亭記

藍田縣丞廳壁記

畫記

太學生何蕃傳

圻者王承福傳

毛穎傳

平淮西碑

南海神廟碑

黃陵廟碑

柳州羅池廟碑

曹成王碑

烏氏廟碑銘

魏博節度觀察使沂國公先廟碑銘

唐故相權公墓碑

卷六

唐故江西觀察使韋公墓誌銘

司徒兼侍中中書令贈太尉許國公神道碑銘

唐中議大夫尚書左丞孔公墓誌銘

故幽州節度判官贈給事中清河張君墓誌銘

施先生墓銘

貞曜先生墓誌銘

南陽樊紹述墓誌銘

柳子厚墓誌銘



殿中少監馬君墓誌銘

河南少尹李公墓誌銘

祭馬僕射文

祭柳子厚文

祭河南張貞外文

祭十二郎文

鱷魚文

柳宗元子厚

卷七

獻平淮夷雅表

駁復讐議

桐葉封弟辯

晉文公問守原議

捕蛇者說

觀八駿圖說

箕子碑

封建論

劔門銘

寄許京兆孟容書

與蕭翰林倪書  
答韋中立論師道書

與韓愈論史官書

卷八

送澥序

送婁圖南秀才遊淮南將入道序

同吳武陵贈李睦州詩序

送薛存義之任序

愚溪詩序

序飲

陪永州崔使君遊譙南池序

嶺南節度饗軍堂記

興州江運記

四門助教廳壁記

道州毀鼻亭神祠記

零陵郡復乳穴記

零陵三亭記

永州龍興寺東邱記

永州新堂記

卷九

始得西山宴遊記	鈞鉞潭記
鈞鉞潭西小邱記	至小邱西小石潭記
袁家渴記	石渠記
石澗記	小石城山記
柳州山水近治可遊者記	邕州馬退山茅亭記
唐故御史周君碣	唐故萬年令裴府君墓碣
陸文通先生墓表	先侍御史府君神道表
段太尉逸事狀	梓人傳
種樹郭橐駝傳	宋清傳
童區寄傳	

歐陽修永叔

卷十

論選皇子疏	論議濮安懿王典禮劄子
論澧州瑞木乞不宜示外廷劄子	
論刪去九經正義中讖緯劄子	
論臺諫官唐介等宜早牽復劄子	
論杜衍范仲淹等罷政事狀	
論修河第三狀	本論中
春秋論上	春秋論中
春秋論下	朋黨論
縱囚論	

卷十一

上范司諫書

與高司諫書

答吳充秀才書

答祖擇之書

與張秀才第二書

帝王世次圖序

後序

蘇氏文集序

梅聖俞詩集序

江隣幾文集序

釋秘演詩集序

釋惟儼文集序

內制集序

刪正黃庭經序

集古錄目序

送徐無黨南歸序

送田畫秀才寧親萬州序

送楊寘序

卷十二

吉州學記

豐樂亭記

偃虹隄記

有美堂記

峴山亭記

真州東園記

王彥章畫像記

樊侯廟災記

記舊本韓文後

太尉文正王公神道碑銘

觀文殿大學士行兵部尚書西京留守贈司空兼侍中晏公

神道碑銘

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碑銘

卷十三

徂徠石先生墓誌銘

尹師魯墓誌銘

張子野墓誌銘

湖州長史蘇君墓誌銘

故霸州文安縣主簿蘇君墓誌銘

黃夢升墓誌銘

尚書都官員外郎歐陽公墓誌銘

南陽縣君謝氏墓誌銘

卷十四

胡先生墓表

石曼卿墓表

河南府司錄張君墓表

瀧岡阡表

禮樂志論

食貨志論

藝文志論

伶官傳叙論

宦官傳論

周臣列傳贊

一行傳叙論

唐六臣傳後論

蘇洵明允

卷十五

議修禮書狀

上歐陽內翰書

上田樞密書

上韓樞密書

上韓昭文論山陵書

禮論

易論

樂論

詩論

書論

春秋論

卷十六

史論上

史論中

史論下

六國

高帝

明論

諫論上

諫論下

魯妃論

管仲論

辨姦論

卷十七

審勢

審敵

任相

御將

養才

送石昌言為北使引

蘇氏族譜引

張益州畫像記

木假山記

仲兄字文甫說

名二子說

蘇軾子瞻

卷十八

議學校貢舉劄子

諫買浙燈狀

上神宗皇帝書

再上皇帝書

卷十九

乞校正陸贄奏議進御劄子

論積欠狀

杭州召還乞郡狀

狄山論匈奴和親

張九齡不肯用張守珪牛仙客

到黃州謝表

謝量移汝州表

到昌化軍謝表

乞常州居住表

代張方平諫用兵書

代滕甫辨謗乞郡書

卷二十

正統論上

正統論中

正統論下

大臣論上

大臣論下

刑賞忠厚之至論

既醉備五福論

伊尹論

論周東遷

論魯隱公里克李斯鄭小同王允之

宋襄公論

范文子論

卷二十一

屈到嗜芟論

論商鞅

荀卿論

韓非論

論養士

論始皇漢宣

論范增  
賈誼論

留侯論  
鼂錯論

卷二十二

策略一

策略四

策略五

決壅蔽

無沮善

敦教化

教戰守

蓄材用

倡勇敢

擬進士對御試策一道

卷二十三

上梅直講書

答李端叔書

答張文潛縣丞書

與謝民師推官書

與李公擇

范文正公文集序

六一居士集序

鼂君成詩集序

韓魏公醉白堂記

李氏山房藏書記

寶繪堂記

眉州遠景樓記

凌虛臺記

超然臺記

放鶴亭記

石鐘山記

卷二十四

潮州韓文公廟碑

表忠觀碑

司馬溫公神道碑

日喻

稼說送張琥

剛說

書李伯時山莊圖後

書吳道子畫後

書蒲永昇畫後

方山子傳

亡妻王氏墓志銘

祭歐陽文忠公文

蘇轍子由

卷二十五

陳州為張安道論時事書

為兄軾下獄上書

自齊州回論時事書

乞罷左右僕射蔡確韓縝狀

乞責降韓縝第七狀

乞誅竄呂惠卿狀

乞牽復英州別駕鄭俠狀

商論

六國論

三國論

隋論

唐論

卷二十六

臣事策一

臣事策四

民政策二

元祐會計錄序

古今家誡序

齊州閔子廟記

武昌九曲亭記

黃州快哉亭記

上樞密韓太尉書

代三省祭司馬丞相文

曾鞏子固

卷二十七

移滄州過闕上殿疏

福州上執政書

寄歐陽舍人書

與孫司封書

戰國策目錄序

列女傳目錄序

陳書目錄序

禮閣新儀目錄序

先大夫集後序

范貫之奏議集序

卷二十八

送江任序

送李材叔知柳州序

宜黃縣學記

撫州顏魯公祠堂記

越州趙公救菑記

思政堂記

墨池記

道山亭記

分寧縣雲峰院記

書魏鄭公傳

王安石介甫

卷二十九

上仁宗皇帝言事書

進戒疏

原過

性情



卷三十

周公論

莊周論上

答韶州張殿臣書

周禮義序

桂州新城記

遊褒禪山記

讀孟嘗君傳

給事中孔公墓誌銘

祭范潁州文

傷仲永

禮論

上田正言第一書

與趙高書

慈谿縣學記

芝閣記

揚州龍興講院記

讀孔子世家

泰州海陵縣主簿許君墓誌銘

祭歐陽文忠公文

高梅亭云首段

提起四句即是

原字二句根二

句項見無可離

仁義而得謂之

道德者下四句

乃言異端所以

妄稱道德名目

之故

林西仲云四句

是原道綱領

茅鹿門云老子

道可道非常道

因老子有道德

經故昌黎據此

立論闢之

纂評精註唐宋八大家文讀本卷一

韓愈退之著

清 沈德潛確士評點

原道淮南子原道訓註云原本也本道根真包裹天

地以歷萬物故曰原道○蔣楚釋云其大旨首推

明仁貴精道德而直造本原○帝王維持生民之法終之

古聖賢相承之統其關帝子卒章乃皆垂世立教之功

其言特以中庸首章孟子卒章韓公崛起六經殘闕之

後奮然獨悟一歸於正此其事尤難至其為文神

詭萬狀出孟後大文章矣

地則自孔孟後大文章矣

博愛之謂仁仁者愛人孟子而親人心也行而宜之謂義

釋名義宜也孟子曰義者人之正路也朱子曰由是而之

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也又曰義者天理之公曰由是而之

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也又曰義者天理之公曰由是而之

君子小人唐文粹文章軌範小  
上有有字  
曰得於心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八性理大全五又

吳楚材云忙中著此數語如落葉驚滿大有致趣  
仁義禮智是實此道德字是通上下說却虛如仁之道蓋

亦宜韓文考異古文關鍵文章正宗亦作則  
易吉德之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中論君子感凶德之如彼

梅亭云次段承明舉老子以挈二氏之總數所謂字折彼之勢  
行君為小人之道小人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

而觀天曰天小者非仁子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  
也老子大道廢有仁義又曰絕仁棄義民復孝慈又坐井

天小也彼以煦煦煦小惠潤也煦為仁子子立意守已立志  
爾胡然微微爾胡然堂堂爾胡然滅滅爾為義其小之也

不德非吾所謂德也九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  
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

也一人之私言也老子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周道衰孔子沒火於秦  
史記始皇三十四年李斯奏藏詩書百家語黃老於漢

又云三段原二氏之教所由起見其足以惑世而亂道  
沈確士云黃老盛於西漢佛始東漢此參錯言之

吳楚材云楊墨佛老雖並點只重佛老一邊  
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汗之噫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

之說孰從而聽之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  
之歸敬叔曰吾聞老聃博古知今通禮樂之原明道德

南宮敬叔曰吾聞老聃博古知今通禮樂之原明道德  
佛老雖並點只重佛老一邊

呂雅山曰此處說人從異端波瀾奪目音節傾耳西仲云此段言援儒入老佛者之害道上段言入彼出此聖入之道猶存此則把聖人都混入老佛去了雖欲求亦無處求矣語意尤緊自周道衰至此言有老佛則吾道愈衰

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清淨行法經我違三聖化彼震且禮義先開大小乘經然後可信光淨為孔丘儒童為顏回迦葉為老子為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師之云爾不惟舉之於其口而又筆之於其書噫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怪之欲聞古之為民者四工商農今之為民者六加佛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梅亭云第一大截為首幅乃文之總冒也仁義二字通篇主腦原道者原出合仁義而言之道耳故入手先用特筆揭明吾儒大仁義施之天下國家番而為日用大倫紀以有為為道即中幅古之時及是故君者云云所謂倫紀以無為為道即中幅今其言曰今天下國家廢日用所謂

道德仁義者範作仁義道德云者○入於墨範墨下有不入於墨則入於老八字○師之云考粹無師之二字宗無之字○於其口範無其字下其書同梅亭云四段二氏之害所究極見其足以禍世而賊民○此合上段皆從反面挾發以見不得

去仁與義言之也故入老子後再用提撮合起全局後二段言二氏為吾道之賊斯民之蠹正有世道之責者所宜力斥也開出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養之道為之君為之師驅其蟲蛇禽獸孟子禹掘海驅蛇龍而放之荏尚書泰誓天命下民作之君作之師而處之中土寒然後為之衣黃帝命元妃始教民蠶治絲以饑然後為之食木處而顛共衣服而天下無疥疥之患土處而病也然後為之宮室易下繫辭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為之工以贍其器用佃易下繫辭作結繩而為網罟以以通其有無為之醫藥史記神農氏始嘗以濟其夭死為之葬埋祭祀封不繫辭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華之中野不見其足以禍世而賊民○此合上段皆從反面挾發以見不得集韻音咽壹鬱或云當作壹為之政以率其怠勸為之刑以

不為關之之  
故  
過商侯云前後  
皆用古今相比  
浦二田云此段  
推極其害  
梅亭云首段言  
道過於日用皆  
仁愛義宜之實  
際今外日用以  
言道則非所謂  
道矣  
確士云此段本  
並耕章當堯之  
時數節好辯章  
水逆行數節老

鋤其強梗相欺也為之符璽斗斛權衡後世銅虎竹使之  
類是也量者命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以信之  
相奪也為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為之備患生而為  
之防今其言曰聖人老子不死大盜不止莊子大盜不止雖重聖  
人而治天下則剖斗折衡而民不爭嗚呼其亦不思而已  
矣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何也無羽毛鱗介禽獸  
也龜鱉屬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爭食也是故君者出令  
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  
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為君  
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則失其所以為臣民不出粟米  
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曲禮法誅罰也又今

泉長江大河渾  
灑流轉於此等  
文見之  
鹿門云轉得便  
故無痕  
以相生養範養  
上有相字後而  
相生養同  
處之中土範之  
作其  
梅亭云次段言  
道行於倫紀皆  
仁愛義宜之大  
經今外倫紀以  
言道則非所謂  
道矣

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養之道以求其  
所謂清淨寂滅者史記老子傳李耳無為自化清淨自正涅  
滅為嗚呼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  
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殷周不見  
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帝之於王其號各殊其所以  
為聖一也孫盛曰化合神者曰皇德合天者曰夏葛葛締  
而冬裘鹿渴飲而饑食其事殊其所以為智一也今其  
言曰曷不為太古之無事佛老是亦責冬之裘者曰曷不  
為葛之之易也責饑之食者曰曷不為飲之之易也傳曰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  
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

纂唐宋大家文精注 卷一 四 鳳文館藏

呂東萊云說佛老不可行意  
 吳楚材云提出君臣民三項一  
 正一反以形佛老之無父無君  
 呂東萊云說破佛老所以不可  
 行之意  
 楚材云著此感概一段味便深長文便鼓宕  
 梅亭云三段喻言以曉之  
 於王其號各諸本於作與考各

心者先誠其意禮記大學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而誠意者將以  
 有為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子焉而  
 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  
 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左傳僖二十七年春杞桓公來朝用夷禮故曰子  
 於中國則中國之穀梁傳文九年楚子使蒍來聘楚無大  
 年杞伯來朝杜註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論語  
 稱伯舍夷禮也詩魯頌閟宮篇西戎北狄今  
 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率  
 而為夷也梅亭云第二段為中幅乃文之正腹也前兩  
 將吾合仁義之道提闡於前乃將彼去仁義之道翻駁於  
 後實足以關其口而奪之氣正發明公言私言六句之旨  
 也堂堂之陣正正之旗四段中闢佛向來亦有禮  
 總說者不分某段云云今依儲本註之又李安溪云茂禮

作雖○其事殊  
 考殊上有雖字  
 梅亭云四段引  
 經傳以叙之  
 孫鑛曰有為二  
 字復破上清淨  
 寂滅四字  
 而誠意範無而  
 字○進於中國  
 粹健進上有夷  
 而二字  
 梅亭云首層轉  
 接上先王之教  
 收應篇首指陳  
 吾道凡日用倫  
 紀身心國家一

樂刑政者老氏也齊君臣父子者佛氏也茂禮樂刑政者  
 為太古之無為者也齊君臣父子者治其心而外天下國  
 家者也觀此儲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  
 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  
 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  
 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麻絲其居宮室其  
 食粟米果蔬魚肉粟米二字兼五穀蔬野菜其為道易明  
 而其為教易行也是故以之為己則順而祥以之為人則  
 愛而公以之為心則和而平以之為天下國家無所處而  
 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郊祭名冬至祀  
 祭地於北郊爾而天神假假格同廟焉而人鬼饗曰斯道  
 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

齊總括皆是合仁義以為道之實斯吾所謂道一句振得焉非老佛之道一句抹得煞謝豐山云此一轉妙又云連下九個其字變化六樣句法與前章為之字相應此是章法西仲云以之為人云云隱隱見博愛之仁

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與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揚有乎爾同意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由周公而上上而為君堯舜禹湯文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而為臣孔子孟子故其說長程伊川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傳千載無真儒其說本於此不傳然則如之何而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佛老之道說不止塞聖人之道不流不止不行佛老之書燒之佛老之書也廬其居廬舍也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鰥寡孤獨無父母妻曰鰥老無子曰寡廢疾者有養也其亦庶乎其可也梅亭曰孤老無子曰獨廢疾者有外王道統源流及公擔荷轉之心屏黜之方無不包括其中

又云以之為心則和而云云隱隱見行而宜之義而其為教古文析義無而字粹無其字鹿門云道字內包德字故曰原道梅亭云二層申見吾道之淵源有自公送文暢序云浮圖者孰為而孰傳之耶歸到說長乃不

一篇議論到此歸源通體文勢須此收束儲同人云天具二曜五星三垣四宿小學紺珠上垣大十五星下垣天市二十二星三垣四十七星中垣紫微天市為二十三星四宿一方七宿四方為二十八宿及眾星之繁然者太史公天官一書綜而舉之地具高山大川州域土壤與其生植之物禹貢一書綜而舉之人具帝王師相周公孔子所相生養經訓之理原道一書綜而舉之詞少義該蓋三才之隳括隳括出於荀子正邪曲也吾道別於異教在有為無為以有為為教合仁義而言道者也以無為為教去仁義而言道者也先言老次及佛後或兼言老佛之害或分言老佛之害見俱屬怪誕不經為生民蠹而堯舜禹湯文武周孔相傳之道教以

纂唐宋大家文精注 卷一 六 鳳江 歸藏

得已之思此公原道所由作楚材云軻之死一句承上幾句有力一篇精神在此

相生相養而除民之害者誠有易明易行而斯須不能離者也本布帛菽粟之理發日星河嶽之文振筆直書忽擒忽縱董之醇粹運以賈之雄奇為孟子七篇後第一篇大文字董董仲舒賈賈誼也

疊山云軻之死云云此兩句絕妙○六句直下來如良馬下峻嶺如輕舟下長湍若無一句攔截住便不成文章軻之死粹軻上有孟字梅亭云末層結是區處之方乃黜邪崇正止流清源歸着疊山云此一轉有萬鈞筆力不如是幹轉如何收拾結得而可也粹健而作其楚材云兩可字呼應作結言有盡而意無窮敖清江云昌黎原道一篇中間以數個古字今字一正一反錯綜震蕩翻出許多議論波瀾其學力筆力足以凌厲千古而莫之與京鹿門云闢佛老是退之一生命脉故此文是退之集中命根其文源遠流洪最難鑿定兼之其筆下變化詭譎足以眩入若一下打破分明如時論中一冒一承六腹一尾梅亭云程子云孟子而後却只有原道一篇大意儘近理朱子云自古罕有人說得端的惟退之原道庶幾近之歸震川云言正大發先儒所未發儲中子云孟子七篇原道紹之斯文之淵源也唐書亦稱原道等篇與行宏深與孟軻相表裏而佐佑六經噫至矣盡矣○公自言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皆宜讀此文益見

蔣楚樞云先自立其說已鑿鑿可據

楚樞云一語束上而意已自足又云性品情品二段於荀揚時近之乃獨與孟夫子稱敵國耳

原性孟子性也又曰性生之質也又曰無為安行曰性生來具是理于起。手。亦。單。刀。直。入。性。與。原。道。篇。同。性也者與生俱生也情也者接於物而生也性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為性者五情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為情者七曰何也曰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導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其所以為性者五曰

仁曰禮曰信曰義曰智上焉者之於五也誠。而。四。端。立。矣。主於一而行於四一。者。信。信。即。誠。存。中焉者之於五也不。誠。而。四。善。皆。虛。一不少有焉則少及焉其於四也混下焉者之於五也不。誠。而。四。善。皆。虛。反於一而悖於四性之於情視其品情之品有上中下三其所以為情者七曰喜曰怒曰哀曰懼曰愛曰惡曰欲上焉者之於七也動而處其中中焉者之

此退之學之未醇處

又云二與字皆當讀如字而為句首猶言及也諸本作歟而為句絕者皆非左傳夫弗及而憂與可憂而樂與憂而弗害皆取憂之道也語勢亦相似

於七也。有所甚有所不及。亡然而求合其中者也。下焉者之於七也。亡與甚。直情而行者也。擅弓直性情之於性。視其品。孟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言必稱堯舜。荀子之言性曰。人之性惡。荀子性揚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惡混。揚子法言夫始善而進惡。與始惡而進善。與始也混。而今也善惡皆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叔魚之生也。其母視之。知其必以賄死。晉語。叔魚生。其母視之曰。腹。谿。壑。可。盈。揚食我之生也。字伯石。叔向之母聞其號也。是。不可。饜。也。揚食我之生也。字伯石。叔向之母聞其號也。知必滅其宗。左傳。昭二十八年。叔向生。子伯石。叔向之母。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越椒之生也。子文以為大戚。知若敖氏之鬼不食也。左傳。宣四年。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殺之。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

禹之蘇禹蘇誤

倒為聖人考無人

其終不可粹無

其字

言也者粹無也

楚辨云退之性

有三品之說原

本孔子不移一

語然孔子之謂

不移止論人品

其意反在可移

上是不可以繫

言其性故昔人

弗殺必滅。若教氏矣。子良不可。子文以為。人之性。果善乎。大戚。曰。鬼猶求食。若教氏之鬼。不其餒而。人之性。果善乎。后稷之生也。其母無災。其始匍匐也。則岐岐然。嶷嶷然。記。姜原踐巨人蹟。身動如孕者。居期而生。子。詩。大文王之在。雅。誕。彌。厥。月。先生如達。不圻。不副。無。害。大文王之在。母也。母不憂。既生也。傳不勤。既學也。師不煩。每。晉。語。文。王。在。弗勤。在。人之性。果惡乎。堯之朱。丹。舜之均。商。文王之管。蔡。管叔。習非不善也。而卒為奸。瞽瞍之舜。舜之禹。習非不惡也。而卒為聖人。人之性。善惡果混乎。故曰。三子之言性也。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曰。然則性之上下者。其終不可移乎。曰。上之性。就學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是故上者可教。而下者可制也。其品則孔子謂不移也。論語。唯上智。曰。今之言性者。異於此。何也。曰。

纂書宋大家文精注



云退之原道大抵原教原性大抵原情信然朱晦菴云此篇之言過荀揚遠甚其言五性尤善但三品之說太拘又不知性之本善而其所以或善或惡者由其氣稟之不同為未盡耳

何晦夫云此篇專論人為夷狄禽獸之主當有一視同仁之心收拾皆在末

今之言者雜佛老而言也雜佛老而言也者奚言而不異孟子云性善以本然之理言也韓子三品之說以雜乎氣質言也本孔子性相近二章而推勘之至云上之性就學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理倍足論倍圓矣直舉直劈老幹無枝有壁立千仞之槩風槩也

原人論人者夷狄禽獸之主聖人一視同仁

形於上者謂之天形於下者謂之地命於其兩間者謂之人形於上日月星辰皆天也形於下草木山川皆地也命於其兩間夷狄東曰夷北曰狄此也禽獸皆人也曰然則吾

二句前面說天地說人亦本原之論故名原人黃氏日抄曰原人謂命於兩間此說已見仁之全體大用漢唐諸儒不及也本朝西銘又加精密禽獸人粹健人上有曰宗蔡悅云昌黎不明性命之原故原人殊無見解

謂禽獸人可乎曰非也指山而問焉曰山乎曰山可也山有草木禽獸皆舉之矣指山之一草而問焉曰山乎曰山則不可故天道亂而日月星辰不得其行地道亂而草木山川不得其平人道亂而夷狄禽獸不得其情天者日月星辰之主也地者草木山川之主也人者夷狄禽獸之主也主而暴之不得其為主之道矣是故聖人一視而同仁主意在此篤近而舉遠韓文注樊曰或曰一視同仁則是以待人之道待夷狄以待夷狄之道待禽獸也而可乎曰不然舜命九官蠻夷猾夏則命皋陶作士疇若予上下艸木鳥獸則命益作朕虞及其命官雖殊然其所以施仁政於天下則一也

上闡中庸下包西銘五原中奇而法者東坡駁一視同

仁為近於墨氏其論甚辯然一視而同仁體也即天地萬物本吾一體也篤近而舉遠用也即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也本無罅隙可攻宋張橫渠有西

原鬼

說文人所歸為鬼爾雅釋訓鬼之為言歸也列子天瑞篇精神離形各歸其真故謂之鬼鬼歸也歸其真宅王充論衡人死精神升天骸骨歸土故謂之鬼鬼者歸也神者荒忽無形者也程子曰鬼神之良能也徐岩曰鬼屬往神屬來鬼屬靜二氣之良能也徐岩曰鬼屬往神屬來鬼屬靜神屬動鬼屬無神屬有鬼中有神神中有鬼生者死矣未嘗亡息者消矣而息者未嘗泯

孫鑛云起處颯然而來迷離莫測楚樾云昔李石嘗謂退之作原

有嘯於梁從而燭之無見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聲有立於堂從而視之無見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形有觸吾躬從而執之無得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聲與形安有氣曰

鬼與晉阮千里無鬼論相表裏至作羅池廟碑欲以鬼威獨人是為子厚求食也送窮文雖出遊戲亦自取其說形於形粹作託於形民之為粹無之字黃氏日抄云鬼無形聲而接於民者物之怪也其說亦工原之

鬼無聲也無形也無氣也果無鬼乎曰有形而無聲者物有之矣土石是有聲而無形者物有之矣風霆是也亦有聲與形者物有之矣人獸是也無聲與形者物有之矣鬼神是也曰然則有怪而與民物接者何也曰是有二有鬼有物漠然無形與聲者鬼之常也民有忤於天有違於民有爽於物逆於倫而感於氣於是乎鬼有形於形侯田于貝兵見大豕從者曰公有憑於聲左傳僖三十二年齊侯田于貝兵見大豕從者曰公有憑於聲年文公卒出絳如牛以應之而下殃禍焉皆民之為之也其既也又反乎其常曰何謂物曰成於形與聲者土石風霆人獸是也反乎無聲與形者鬼神是也不能有形與聲不能無形與聲者物怪是也故其作而接於民也無恒故有動於民而

為義皆推明正  
理以祛世俗之  
弊者乎古然而  
今亦然理然而  
事亦然則亦何  
俟公之原也

為禍乎武王問殷虜曰若國有妖  
亦有動於民而為福觀武王  
至於盟津白魚躍入舟之類周語惠王十五年有神  
降於莘王問諸內史過對曰有得神以興亦有以亡亦有  
動於民而莫之為禍福共生于朝七日大拱適丁民之有  
是時也作原鬼

無形與聲鬼神之常此中庸所言鬼神也憑於物而為  
形聲鬼神之變此左氏所言鬼神也篇中說得周密可  
以知鬼神之情狀矣

原毀

楚材云此孔子  
所謂躬自厚而  
薄責於人

古之君子其責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輕以約重以周故  
不怠輕以約故人樂為善聞古之人有舜者其為人也仁

謝疊山云以責  
已待人立二大  
柱

義人也求其所以為舜者責於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  
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就其如舜者

二田云開手便  
是原字欲原毀  
之根先稱古君  
子原出無毀之  
根

聞古之人有周公者其為人也多才與藝人也尚書金縢  
子仁若考

商侯云重周輕  
約詳廉息忌此  
八字乃一篇眼  
目篇中議論皆  
從八字衍出

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周公者就其如周  
公者舜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周公大聖人也後世無及

唐荆川云只轉  
說一遍更見精  
神

焉是人也乃曰不如舜不如周公吾之病也是不亦責於  
身者重以周乎其於人也曰彼人也能有是是足為良人  
矣能善是是足為藝人矣取其一二不責其二即其新不究

其舊恐恐然惟懼其人之不得為善之利一善易修也一藝  
易能也其於人也乃曰能有是是亦足矣曰能善是是亦

確士云二股似時文二股連下今之君子二段看又是二大股楚材云已上寫古之君子作兩扇是實二田云轉落今之君子正原出毀之根楚材云已上寫今之君子作兩扇是主亦只就成文妙二田云已上古

足矣不亦待於人者輕以約乎今之君子則不然其責人也詳其待己也廉詳故人難於為善廉故自取也少己未

有善曰我善是是亦足矣己未有能曰我能是是亦足矣外以欺於人內以欺於心未少有得而止矣不亦待其身者己廉乎其於人也曰彼雖能是其人不足稱也彼雖善是其用不足稱也舉其一不計其十究其舊不圖其新恐恐然惟懼其人之有聞也是不亦責於人者己詳乎夫是之謂不以衆人待其身而以聖人望於人吾未見其尊己也雖然為是者有本有原怠與忌之謂也怠者不能修而忌者畏人修吾嘗試之矣嘗試語於衆曰某良士某良士其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踈遠不與同其利者

今平列此忽拖一尾不自尊即楚材云良士一段是主中之實又云非良士一段是主中之主商候云連用數不然字曲盡人情唐介軒云是故二句收出一篇大意疊山云此篇曲盡人情巧妙處在假託它人之言辭模寫世俗之情狀熟於此必能作論儲同人云長排亦唐人常謂謂公躬者非公特氣高出耳五原當以此為殿但清快利舉業吾嘗試之以下最刻畫玲瓏

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怒。於。言。懦。者。必。怒。於。色。矣。又。嘗。語。於。衆。曰。某。非。良。士。某。非。良。士。其。不。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踈。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說。於。言。懦。者。必。說。於。色。矣。是。故。事。修。而。謗。興。德。高。而。毀。來。嗚。呼。士。之。處。此。世。而。望。名。譽。之。光。道。德。之。行。難。已。將。有。作。於。上。者。得。吾。說。而。存。之。其。國。家。可。幾。而。理。歟。此。即。後。代。對。偶。排。比。之。祖。也。於。韓。文。中。為。降。格。而。賓。主。開。合。荆。川。得。之。已。足。雄。視。一。代。矣。明。唐。順。之。字。應。德。號。荆。川。

責於身粹身作已為良人範人作士不亦待於人範不上有是字不

亦待其身粹範，不上有是字粹，其身作於已，夫是之粹，作夫如是，難已粹宗已作矣，而理歟粹，而作於歟作也。

對禹問

或問曰：堯舜傳之賢，禹傳之子。堯子丹朱不肖，故傳之舜；舜子商均亦不肖，故傳之禹。禹以天下授益，益讓禹，禹啓啓賢，天下屬意焉。信乎？曰：然。然則禹之賢不及於堯與舜也。歟？曰：不然。堯舜之傳賢也，欲天下之得其所也。禹之傳子也，憂後世爭之之亂也。堯舜之利民也，大禹之慮民也深。曰：然，則堯舜何以不憂後世？曰：舜如堯，堯傳之禹如舜，舜傳之得其人而傳之堯舜也。無其人，慮其患而不傳者，禹也。舜不能以傳禹，堯爲不知人，禹不能以傳子，舜爲不知人，堯以傳舜爲憂後世，禹以傳子爲慮後世。曰：禹之慮也則深矣。傳之子而當不淑，猶言不肖，則奈何？曰：一解。又云：三段即禹勸人一難一解。

慮也則深粹慮，下有民字，爭且亂粹亂下有也宗。

梅亭云：四段承上兩層大發議論。鹿門云：到末又作一難解實借，生作掉尾耳。

梅亭云：末段借孟子之論餘波作結。儲同人云：論禹實勝孟子。○自禹以後雖得聖

時益以難理，傳之人則爭，未前定也。傳之子則不爭，前定也。前定雖不當賢，猶可以守法，不前定而不遇賢，則爭且亂。天之生大聖也不數，其生大惡也亦不數。傳諸人得大聖，然後人莫敢爭，傳諸子得大惡，然後人受其亂。禹之後四百年，然後得桀。帝履癸，諡曰桀，蓋亦四百年。然後得湯，與伊尹、湯與伊尹不可待而傳也。史記湯修德，傳伊尹，雖不賢，苟非大惡，亦可待而傳也。諸侯皆歸湯，與其傳不得聖人而爭，且亂就若傳諸子，雖不得賢，猶可守法。曰：孟子之所謂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者，萬章何也？曰：孟子之心，以爲聖人不苟私於其子，以害天下，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爲之辭。

傳子自是常法，堯舜傳賢，適遇同時有舜禹耳。若漫云

十三 鳳文館藏

人而傳之亦未必不爭周公攝位管蔡流言矣

天下為公非堯舜之聖不能行非堯舜之世亦不可行似可為公更進一解耳

禪授而不得聖人未有不生禍亂者也文胎源孟子而議論尤為周密

伯夷頌

史記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盍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為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二人耻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遂餓死於首陽山

伯夷姓墨名允字公信叔齊名智字公達孤竹君之二子伯長也叔少也夷齊諡也見春秋少陽篇

士之特立獨行適於義而已不顧人之是非皆豪傑之士信道篤而自明者也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寡矣至於一國一州非之力行而不惑者蓋天下一人而已矣若至於舉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則千百年乃一人而已耳

甘白云武王克殷微子持祭器造周軍門膝行而前以告武王叙復其位

黃震云反結一語尤奇絕

若伯夷者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者也昭乎日月不足為明危貌崑乎高貌泰山不足為高巍乎獨高貌天地不足為容也當殷之亡周之興微子賢也紂之庶兄也而抱祭器而去之武王周公聖也從天下之賢士與天下之諸侯而往攻之未嘗聞有非之者也彼伯夷叔齊者乃獨以為不可殷既滅矣天下宗周彼二子乃獨恥食其粟餓死而不顧由是而言夫豈有求而為哉信道篤而自明也今世之所謂士者一凡人譽之則自以為有餘一凡人沮之則自以為不足彼獨非聖人而自是如此夫聖人乃萬世之標準也標準也予故曰若伯夷者特立獨行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者也雖然微二子亂臣賊子接迹於後世矣

夷齊何待稱揚。頌夷齊為千古臣道立之坊也。用意全於掉尾見之。○武王代紂所以救天下也。夷齊恥食周粟所以存臣道也。二者並行不悖。乃王介甫駁夷齊無餓死事。謂與太公同有伐紂之心。是將使亂臣賊子公然以伐暴為詞。而賈充褚淵輩俱得藉口矣。君子立言可如此顛倒耶。宋 賈充 褚淵

師說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入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為惑也終不解矣。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後其聞道

梅亭云首段正提道字是一篇之綱  
二田云必有師三字管通篇最重接句對下假

託年位伏根非提綱例  
傳道受業考範受作授  
梅亭云次段以古聖人有師相形耻字抉出今人之病  
楚材云忽作款若承若起佳甚  
疊山云已上言師道不行于今所以其學不及古人耻字是今人一生通痛  
又云此是雙關

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嗟乎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古之聖人其出人也遠矣。猶且從師而問焉。今之眾人其下聖人也亦遠矣。而恥學於師。是故聖益聖愚益愚。聖人之所以為聖愚人之所以為愚其皆出於此乎。愛其子擇師而教之於其身也則恥師焉。惑矣。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師焉或不焉。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說今人擇師而教之所謂師者不過授書習句讀而已至於其身則恥於從師不以傳道解惑為急童子句讀之不知則為之擇師其身惑之不解則不擇師是儲云徒起巫醫樂師百工之人

文法要着他巧處

梅亭云三段以

童子句讀有師

相形仍帶耻字

楚材云此就尋

常語頭從容体

出至情其理明

其辭切

句讀者鍵者下

有也字

梅亭云四段以

百工雜技有師

相形每日愈下

矣笑字羞字諛

字與耻字同病

不耻相師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云者則羣聚而笑之

問之則曰彼與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則足羞官盛

則近諛嗚呼師道之不復可知矣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

子不齒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歟聖人無常師孔

子師郟子萇弘師襄老聃左傳昭十七年郟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曰少皞氏以鳥名官

而學之乃告人曰吾祖也吾知之云云仲尼聞之見於郟子

語孔子至周問禮於老聃訪樂於郟子之徒其賢不及孔

子孔子曰三人行則必有我師論語子張篇是故弟子不必不

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是而

已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藝經傳六藝禮樂射御書數又六經曰六藝不拘於時學

皆當年習氣

楚材云此與前

論聖人且從師

同意前以至貴

者形今人之不

從師此以至賤

者形今人之不

孔子師郟子範無此五字

王理學文似未解此有起有束中間比類相形議論明切

於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師說以貽之

漢人經學之傳宋人理學之傳維其授受各有淵源也

唐人獨恥相師故昌黎切直言之參柳子與韋中立論

師道書愈見

讀荀子

史記索隱曰荀卿名況時人相尊號為卿仕齊為祭酒仕楚為蘭陵令史記荀卿嫉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屬不遂大道而營於巫祝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猾譽亂俗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與廢序列著數萬言而卒

始吾讀孟軻書然後知孔子之道尊聖人之道易行王易

王霸易霸也通篇大主關持王者政教故其字或作伯或作霸以為



又云忽拓開大發議論仍扼定孔子借孟揚將荀子一斷以實定主

楚釋云荀子非十二子篇以子弓並孔子謂子思孟軻法先王而不知其統性惡篇人之性惡禮義生於聖人之偽此其抵牾不合於道而公

孔子之徒沒尊聖人者孟氏而已實中晚得揚雄書揚雄字子雲益尊信孟氏實中因雄書而孟氏益尊則雄者亦聖人之徒歟伏疵字聖人之道不傳於世周之衰好事者各以其說干時君紛籍籍相亂六經詩書禮樂易春秋也與百家之說錯雜然老師大儒猶在火於秦黃老於漢其存而醇者孟軻氏而止耳揚雄氏而止耳及得荀氏書於是又知有荀氏者也考其辭時若不粹要其歸與孔子異者鮮矣抑猶在軻雄之間乎實孔子刪詩書筆削春秋史記孔子之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又因史記合於道者著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云云離於道者黜去之故詩書春秋無疵余欲削荀氏之不合者附於聖人之籍亦孔子之志歟孟氏醇乎醇者也荀

所欲削者歟梅亭云仍就孔子作斷拾起孟子將荀揚同論自是巨眼

豐山云絕大議論只用二百三十九字惟韓公獨能辨之在歐蘇以下瞠若乎後矣

與揚大醇而小疵國時著書者言

伊川程子云荀卿才高而其言多過子雲才短而其言多失然皆未免夫駁者也退之以大醇歸之蓋韓子待人以恕戰國時著書能明王道者孟子外惟荀子一人中間性惡篇顯與吾道相悖餘可議者實尠也昌黎欲削荀氏之不合者附於聖人之籍不沒其醇不掩其疵是何等識力○近日靈臯方氏刪荀管二子荀子俱近於醇可云成韓公之志矣方氏名苞號望溪

梅亭云上兩層

俱贊雲前層正

說後層及說皆

實意

介軒云咫尺間

有千仞之勢

楚材云節言龍

之靈輕下急轉

又云二節言雲

之靈重

梅亭云求一層

歸到龍上止筆

二田云神注憑

依似有待于彼

雜說

一龍者鱗蟲之長王符云其形有九似頭似駝  
鯉爪似鷹掌似虎背有八十一鱗具九陽數其  
聲如曳銅盤口旁有鬚鬚領下有明珠喉下有逆  
鱗頭上有博山又名尺龍無尺水不能升天呵  
氣成雲既能變水又能變火說文龍鱗蟲之長能  
幽能明能細能巨能短能長  
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潛淵

龍噓吹也又曰虛口出氣曰噓日噓日噓氣成雲雲固弗靈於龍也然

龍乘是氣茫洋窮乎玄間青霄也薄日月伏光景感震電神變

化水下土汨陵谷雲亦靈怪矣哉雲龍之能使為靈

也若龍之靈則非雲之所能使為靈也然龍弗得雲無以

神其靈矣失其所憑依信不可欺異哉其所憑依乃其所

自為也易曰言雲從龍既曰龍雲從之矣  
李厚庵云此條寄託至深取類至廣精而言之則如道

者掉尾一語絕

回峻絕

楚材云婉委曲

折作六節轉換

一句一轉一轉

一意若無而又

有若絕而又生變變奇奇可謂筆端有神

義之生氣德行之發為事業文章皆是也大而言之則

如君臣之遇合朋友之應求聖人之興起於百世之下

皆是也

龍是主雲是賓層層轉換每下一轉令人駭絕

雜說四

世有伯樂伯樂星名在底伯樂星名在底

無千里之造父亦然後有千里馬荀子脩身篇千里馬常

有而伯樂不常有故雖有名馬祇辱於奴隸人之手駢死

於槽枥馬食器之間不以千里稱也馬之千里者一食或盡

梅亭云中分三  
小段頻頻提醒  
千里以不知二  
字作眼

又云末總東有  
無二字前後相  
應不知二字一  
篇總括

疊山云此篇主意英雄豪傑必遇知己者尊之以高爵食之以厚祿任之以重權其材斯可以展布  
顧迴瀾云是一篇借喻格結語詠嘆含畜使抑子作此結未免露出正意觀梓人橐駝二傳可見矣  
不能通考宗不上有而字不知馬也鍵範也作邪

粟一石食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馬也雖有千里  
之能食不飽力不足才美不外見且欲與常馬等不可得  
安求其能千里也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材鳴之  
不能通其意執策則僕執策立于馬前而臨之曰天下  
無馬嗚呼其真無馬邪其真不知馬也  
寥寥短章寫盡庸耳俗且○連龍說一篇六義中比體

獲麟解 公羊傳麟仁獸也或云元枵之精毛蟲三百  
色圓蹄一角為之長陸機疏云麟屬身牛尾馬足黃  
擇地詳而後處不履生蟲不踐生艸不群居不侶

麟之為靈昭昭也 禮記禮運四靈詠於詩 詩周南麟之趾  
上○京房易傳云有二  
張揖曰雄曰麒麟曰麟狼蹄一角郭璞曰角在鼻

楚材云先立一  
句靈字伏德字  
倪稼咸云通篇  
以祥不祥字作  
眼且以知不知  
字寓感慨層層  
變換筆筆玲瓏  
呂東萊云字少  
意多文字立節  
所以甚佳其折  
揚開合實主祥  
字反覆作五段  
說

麟之為靈昭昭也 龜龍謂之四靈詠於詩 詩周南麟之趾  
分麟書於春秋 春秋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傳云叔孫氏之  
野獲麟折其左足載而歸叔孫曰麟也 雜出於傳記百  
棄之郭外使人告於孔子孔子曰麟也 雜出於傳記百  
家之書雖婦人小子皆知其為祥也然麟之為物不畜於  
家不恒有於天下其為形也不類非若馬牛犬豕豺狼麋  
鹿然則雖有麟不可知其為麟也角者吾知其為牛鬣  
馬領者吾知其為馬犬豕豺 狗足正字通豺長尾白頰色  
黃狼麋 鹿屬冬至解其角澤 鹿吾知其為犬豕豺狼麋鹿  
惟麟也不可知不可知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雖然麟之

顧迴瀾云此篇文字須要着他過換及過接處

段段神遊幹旋曲折  
呂雅山云作文大抵兩句短須一句長者承之退之最得此法倪稼咸云文分四段四段中又須分兩層上層一及一覆止說麟下層二及一覆乃說獲麟兩亦宜佳句句法雖同而意各異

錢豐霖云由祥說歸不祥由不祥說歸祥由不祥又說歸祥字少意多圓轉流動筆力勝人 金聖歎云一篇只是一正一反再一反每段又自作曲折 王維禎云以德句正與為靈昭昭句相應德字即靈字之意惟德故靈也

出必有聖人在乎位。麟為聖人出也。禮記鳳凰麒麟皆在郊極 宋書符瑞志  
黃帝齋於宮中坐於玄扈麒麟在圃神鳥來儀拾遺記夫子未生時有麟吐玉書於闕里漢書元狩元年行幸雍祠五時獲白麟 王充論衡云 聖人者必知麟麟之果不為不祥也。又曰麟之所以為麟者以德不以形若麟之出不待聖人則謂之不祥也亦宜。  
意重不祥邊見有德而非時者俱近不祥孔孟以降不勝數也將盡忽轉將絕復生極文章之詭幻。

進學解

貞元十八年調國子四門博士十九年分教東

梅亭云前段發端以進學正義起後文辨難凡解嘲答戲先設客言起此獨用誨人語發端法

變 蔣註招或作召西仲云此段是進學本旨

又云有年二字隱見久不得遷之意亦非閒話

進學解 察御史元和元年國子四門博士十九年分教東

國子先生元和六年復政奇其才改比部郎中 武初立國子學始置國子博士之官漢多至數十人晉明已下遷乃作進學解以自喻 曰博士秦晨入太學招諸生立館下誨之曰業精於勤荒於嬉行成於思毀於隨方今聖賢相逢治具畢張拔去兇邪登崇峻良占小善者率以錄名一藝者無不庸爬羅剔抉爬與把同又搔也抉挑也搜抉無餘也 刮垢磨光蓋有幸而獲選孰云多而不揚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言未既有笑於列者曰先生欺予哉弟子事先生於茲有年矣先生口不絕吟

先生之業，蔣註業上或有於字，疊山云以上稱其勤于已業。

疊山云以上稱其勞於衛道，確士云六經左國史漢不獨意到無不鍊字練句，韓柳文猶多鍊者，至宋人純是策論氣習時。

於六藝之文。此六經也。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貪多務得，細大不捐。焚膏油以繼晷，恒兀兀以窮年。先生之業，可謂勤矣。舐排觸也。淮南子曰：兕牛異端，非聖人之攘斥。佛老補苴罅漏，張皇幽眇，以能觸也。字彙：晷，日也。幽，其罅漏也。張皇，大之也。尋墜緒之茫，茫獨旁搜而遠紹，障百川而東之，迴狂瀾於既倒。先生之於儒，可謂勞矣。沈浸醲郁，含英咀華，含英咀華之英，咀木也。自作文章之法，作為文章，其書滿家。上規姚姒，渾渾無涯。辭姚姒，又廣大貌。渾渾，周誥殷盤。誥，洛誥也。殷盤，酒誥。召中下，佶屈聱牙。佶，屈難讀之意。聱，聲也。春秋謹嚴，嚴，一字褒也。浮誇見左氏，虛而誇大，易奇而法。詩正左氏浮誇見左氏，虛而誇大，易奇而法。詩正

文非古文矣，宋人中曾南豐簡有鍊句。

疊山云以上見稱文章之著見，梅亭云中後是駁駁托諸生浮言，寫自已實相。前三項應上業精，後一項應上行成，然而一轉見有司未必公且明也。商侯云：設為先生解弟子之言，吁者歎其不然。

而葩。詩之義理甚正，下逮莊騷。原莊子，屈離騷。太史所錄。史子雲相如。揚雄字子雲，同工異曲。先生之於文，可謂閱其中而肆其外矣。少始知學，勇於敢為，長通於方。方，義方也。左右具宜。又文武也。先生之於為人，可謂成矣。然而公不見信於人，私不見助於友，跋前疐後。其尾，跋，躓也。疐，跛也。狼跋，其胡，載震進則跋，其胡，退則疐也。動輒得咎，暫為御史，遂竄南夷。十九年，拜監察御史，三為博士，冗不見治命，與仇謀取敗幾時。冬暖而兒號寒，年豐而妻啼饑，頭童齒豁，童，髮脫也。豁，落也。竟死，何裨不知慮此而反教人為先生曰：吁，子來前。夫大木為宗，細木為桷，榑榘侏儒，闔店楔。又榑，榑也。榘，榘也。桷，桷也。侏儒，侏儒也。闔店，闔店也。楔，楔也。附稟，侏儒短椽之屬，根，戶樞，闔門也。榑，榑也。榘，榘也。桷，桷也。侏儒，侏儒也。雅，樞謂之根，在地謂之闔，居閉門也。榑，榑也。榘，榘也。桷，桷也。侏儒，侏儒也。

評唐文之類言  
之詞  
梅亭云後段是  
解乃自反安分  
語無尤入諷刺  
意○解中幅仍  
對前幅言已之  
業與行未精且  
成而見遇於世  
不得謂有司之  
不公不明也  
何孟春云以匠  
氏醫師引起宰  
相用人意自是  
正理有規諷時  
相意  
梅亭云以古之

也。木各得其宜。施以成室者。匠氏之工也。玉札丹砂赤箭  
青芝牛溲馬勃敗鼓之皮。玉札玉屑也。丹砂朱砂也。本艸  
苗為赤箭。根為天麻。或曰一物  
也。青芝一名龍芝。生泰山牛溲牛溺  
也。馬勃馬屁菌也。生濕地及腐木上。俱收並蓄待用無遺  
者。醫師之良也。登明選公。雜進巧拙。紆餘為妍。卓犖為傑。紆道者。卓異也。犖超絕之貌。較短量長。惟器是適者。宰相  
裕者。卓異也。犖超絕之貌。較短量長。惟器是適者。宰相  
守正。大論是弘。逃讒於楚。廢死蘭陵。是二儒者。吐辭為經。行成之極  
舉足為法。絕類離倫。優入聖域。其遇於世何如也。今先生  
學雖勤而不繇其統。言雖多而不要其中。文雖奇而不濟  
於用。行雖修而不顯於眾。猶且月費俸錢。歲糜廩粟。子不知  
昧。婦不知織。乘馬從徒。安坐而食。踵常途之促

業精行成而不  
遇者作觀。自占  
地步  
鄉東郭云言二  
賢不遇。正以自  
解  
鹿門云其遇於  
世何如也。冷語  
不盡  
梅亭云四句有  
分寸。然皆含不  
肯趨時意。非與  
前四段抵牾。  
又云以下言不  
得遇於世。非有  
司不公不明之咎

促。窺陳編以盜竊。然而聖主不加誅。宰臣不見斥。茲非其  
幸歟。動而得謗。名亦隨之。投閑置散。散無用也。莊乃分之  
宜。若夫商賈賄之有亡。計班資之崇庳。忘已量之所  
稱。指前人之瑕疵。是所謂詰匠氏之不以杙為楹。杙。枿也。  
杙。小也。而訾醫師以昌陽引年。欲進其菘苓也。昌陽。菘。蒲  
者。良久服。輕身不老。延年益心。智。菘。苓。乃猪苓也。久  
服。損腎氣。昏人目。東坡詩。千金得奇藥。開視皆菘苓。  
首段發端。中段是駁。後段是解。胸中抑鬱。反借他人說  
出而已。則心和氣平。以解之。宜當時宰相讀之。旋生悔  
心。改公為史館修撰也。按元和六七年。宰相相為權德輿  
李絳。本有愛才之心。故其言易入。○多用韻語。揚子雲  
解嘲已。然蓋用韻語。則鏗鏘作金石聲也。

東郭云見無嗟卑九人之心以終解弟子之意又應前醫師匠氏之說  
孫盛夫云韓吏部進學解玉川子月蝕詩莫不故地倚天句句欲活如赤手捕長蛇不施控勒駢駿馬  
大旨出揚雄解朝東方朔客難班固答賓戲而公過之

東郭云此篇出入莊騷追步班馬繹其字句全得左氏妙處初學讀而久之則下筆自有沛然之思矣  
鹿門云此韓公正正之旗堂堂之陣也其主意專在宰相蓋大才小用不能無憾而以怨對無聊之辭  
托之人自咎自責之辭托之已最得體  
可謂勞諸本勞上有有字 規姚姒文編規作窺

愛直贈李君房別

年進士公此文  
十五年徐作

蔣註南陽公張建封也時為徐師  
公佐其幕李君房張塔也貞元六

左右前後皆正人也用董仲舒對策文欲其身之不正烏可得邪  
吾觀李生在南陽公之側有所不知知之未嘗不為之思  
有所不疑疑之未嘗不為之言勇不動於氣義不陳乎色  
南陽公舉措施為不失其宜天下之所窺觀稱道洋洋者

蔣注在下或無  
此字此下疑當  
有而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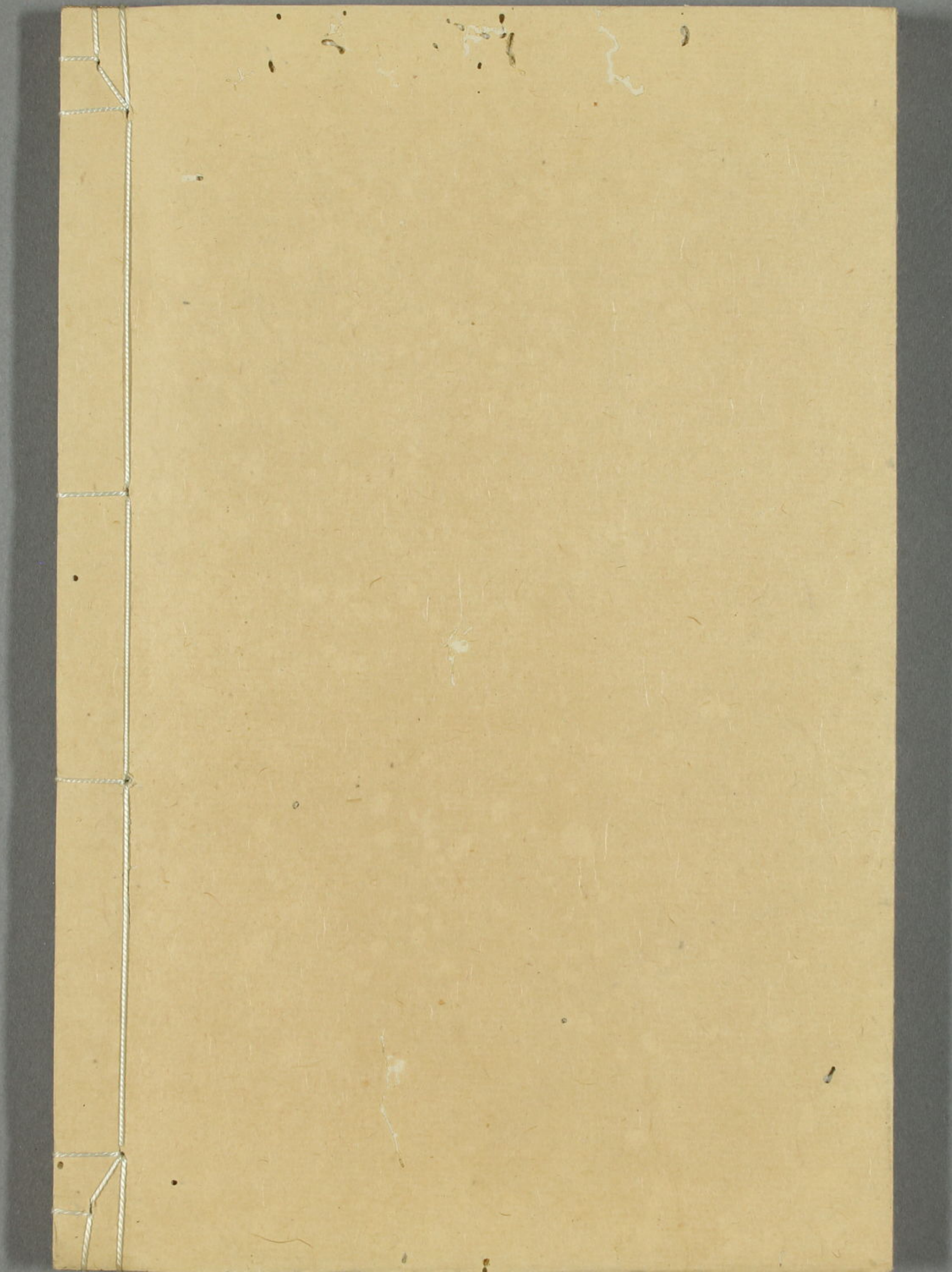
英云此文賴子  
成為非韓公手  
筆藤淳風評云  
錯綜之妙不可  
思議二子之所  
見相異如此然  
字簡意長句句

抑亦左右前後有其人乎凡在此趨公之庭議公之事者  
吾既從而遊矣言而公信之者謀而公從之者四方之人  
則既聞而知之矣李生南陽公之甥甥也也人不知者將  
曰李生之託婚於貴富之家將以充其所求而止耳故吾  
樂為天下道其為人焉今之從事於彼也吾為南陽公愛  
之惜也又未知人之舉李生於彼者何辭彼之所以待李生者  
何道舉不失辭待不失道雖失之此足愛惜而得之彼為  
歡忻於李生道猶若也舉之不以吾所稱待之不以吾所  
期李生之言不可出諸其口矣吾重為天下惜之  
愛直惜直也張公任其去為張公惜恐天下不能行其  
道又為天下惜中間并有激厲李生使益堅志節意

奇健之處非韓不能也

纂精註唐宋八大家文讀本卷一終





鴻齋石川英校註

第一帙

精注唐宋八家文讀本

鳳文館藏梓

